



門和16
1533
卷17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一目錄

碑誌上

筑州太守黑田公碑銘

石川大夫人碑銘

朝散大夫佐州太守本多君碑銘

本多道喜居士碑銘

右近大夫永井月丹居士碑銘

右近大夫末井月丹居士石表詞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四十一
 碑誌上
 筑州太守黑田公碑銘
 有非常之人而有非常之功嘗聞其語矣今見其人乎
 濃州牧識隆者其祖也如水居士者其椿府也照
 福夫人櫛橋氏者其萱砌也以求祿十一年戊辰
 冬十二月三日而生太守於播之飾東雄路邑幼
 雄偉不常父祖共奇之於是織田信長掌畿內兵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一

碑誌上

筑州太守黑田公碑銘

有非常之人而有非常之功嘗聞其語矣今見其人乎
 濃州牧識隆者其祖也如水居士者其椿府也照
 福夫人櫛橋氏者其萱砌也以求祿十一年戊辰
 冬十二月三日而生太守於播之飾東雄路邑幼
 雄偉不常父祖共奇之於是織田信長掌畿內兵

馬識隆屬心故遣太守為質信長命其麾下秀吉
 護焉實之近江長濱時太守生十歲天正五年丁
 丑之秋也明年荒木氏者貳於信長如水行而諫
 之荒木拘之衆告識隆曰棄立於子乎於孫乎同
 于荒木乎曰否立孫夫直為壯曲為老物皆然矣
 質吾孫者是吾志也不還我子者曲在荒木既而
 如水脫歸而荒木果敗矣間二歲太守還於姬路
 翌年太守十四歲與如水共從秀吉軍於三木與
 別所氏戰太守獲首級衆甚奇之十年壬午夏六

月信長沒秀吉起而軍政大振人皆奉之明年之
 夏南紀雜賀根來賊兵攻泉之岸和田城先是秀
 吉使中村式部少輔守城於是如水急馳救之太
 守自斬賊二人時十六歲也太守之雄武由是赫
 赫焉十五年丁亥博陸豐臣秀吉公西擊筑紫太
 守從之夏四月與薩州嶋津氏戰于日州財部太
 守拔劍斬敵大破之逮於九州平夷秀吉旋洛而
 令如水及太守治豐前冬十月州賊據日隈城叛
 太守環而攻之如法寺氏緒方氏一千餘人為援

賊來戰太守擊之獲其兩將乃進到茅切山攻城
井鎮房壘鎮房懼而降又進赴廣津斷鬼木掃部
於觀音原拔犬丸城殺其將緒方氏伊藤田氏中
尾氏等捕虜一千五百餘人又屠賀來城破福嶋
城於是豐洲賊皆殲吏民按堵如故因使家臣小
林氏悉傳首達于大坂營秀吉大喜命石田治部
少輔三成贈良馬於太守賜腰劍於小林氏即以
豐前爲如水采地太守之勳名於是藉甚矣十九
年冬十月秀吉令諸將築壘於肥前松浦郡名護

屋太守爲之監爲伐朝鮮也文祿元年春三月秀
吉遂責朝鮮以包茅不貢乃遣先登三將而征之
太守居其一焉太守率大友左兵衛義統以二方
人爲先鋒入于朝鮮攻金海城不終日而下之殺
傷一萬人徑前擊破昌原城梟首五百人自昌原
至上都有數十城城門不關人皆逃散太守所到
皆穀而又使我後軍因糧於敵朝鮮王大懼出奈
平安道夏五月十三日太守入都居十日西擊敵
賊剽殆及三萬餘口遂往攻平安城城下有大河

阻河而陣敵夜潛航之襲小西攝津守太守聞之
自馳半渡追擊之殺獲數百人虜放矢中太守左
腕太守怒手擊其虜復大戰太守家臣黒田二郎
戰死詰且諸軍渡河屠平安城王僅得脫衆皆議
令小西氏留守平安太守別擊黃海道又入白川
城居半歲明年正月敵十餘萬來攻太守出戰破
之俘數千人太守別使家臣小河氏守立山方是
之時朝鮮乞救於明國明國恐秀吉并吞朝鮮而
西畧則必有輔車唇齒之憂而抵觸東藩也乃發

援兵數十萬來侵平安我軍雖力戰寡不能敵衆
小西氏敗績而還明兵競逐到立山不能進大谷
刑部少輔自都至開城府迎太守太守與小早河
隆景俱退入都時明兵來攻其旅如林太守指麾
諸軍大戰明兵解散既而諸軍議欲避都衆擇太
守爲後拒都南有巨川造舟維舟諸將皆渡然後
太守斷其浮橋而殿矣夏六月徇全羅道瀾晉州
城壘生口數萬人秋八月屯於機長三年秋九月
秀吉令太守東歸可謂治兵矣自古之神功皇后征

三韓之盛未有如此者也慶長元年丙申夏六月
太守與如水再渡於朝鮮秋九月七日自慶尚道赴
全羅道與明軍大戰于稷山捷萬餘人翌日明軍
驍使价至于再三贈巨雁於太守蓋其意欲請和
也太守進據梁山冬十二月二十八日明軍大起
圍加藤主計頭於蔚山城事急太守以如水爲梁
山留後自馳到蔚山救之淺野左京大夫大田胤
驥守亦在城中與主計頭同出戰太守勅力擊明
兵而奔之明年冬十一月敵自海陸同來圍小西

氏所居順天城城兵漸困太守以舟師援之遂全
軍而還太守威勇播於異域者於是昭晰矣三年
秋八月秀吉薨闔國謳歌大相國源公者多矣
相國與石田三成有郤而與太守善三成密遣使
誘上杉景勝叛于本州五年相國東擊景勝太
守從而到下野國宇都宮告暇還過相州大磯時
聞三成叛又東到下野小山謁相國相國甚悅賜
鞍馬是時如水在豐而鎮焉秋八月太守奉公命
到尾州清須與諸軍俱經濃羽岐阜城直渡合渡

河擊三成軍破之遂前到赤坂筑前黃門與三成
約居濃之松尾城太守以密策令黃門應相國
九月十四日相國率軍至赤坂時毛利氏亦約
三成使發藝陽兵據南宮山聞東軍來潛遣吉川
藏人福原越後於太守告降於相國因是交質
太守之奇計於是居多矣三成等率畿內西國兵
自大垣城出而成列厥明諸將與三成及備前黃
門嶋津兵庫頭合戰於關原太守躬當三成陣大
呼擊破之即進攻佐和山城以鎬命筑前黃門

守此城又捕小西氏赴近江草津授村越茂介告
相國甚嘉之毛利輝元在大坂城依太守謝罪於
相國遂赦之果戮三成而後舉國屬相國於是
諸將各就封國乃改豐前國封太守於筑前國居
福岡城太守之績功於是較著矣且其家臣栗山
利安井上某毛利某野村某黑田一成等不懈於
內忘身於外者悉能委任焉可謂得人矣州有菅
廟所謂宰府天滿宮也太守以神有儒名故殊欽
崇修營之增封戶備祭祀又補葺聖福承天崇禱

之諸禪刹投時務義之暇招和尚商量話則有猛
省太守之快達於是不凡矣九年春三月二十日
如水居士捐館舍太守哀慟異恒初其病時太守
殆廢寢食湯藥必先嘗而進之到此行喪尤善太
守之孝思可謂慎終矣立螭首龜趺之石以記居
士之行業是欲令子孫見之者善繼志追遠也十
五年相國命列國修江戸城十五年又令築尾
洲那古屋城太守皆與有力焉十九年大坂有流
言而豐臣秀賴作亂冬十月相國自駿府入

大將軍右丞相自江戸同發諸軍悉會圍秀賴于
大坂太守留滯江戸故令其長子忠之自紫陽來
謁相國於軍中相國約和於秀賴而還元和
元年乙卯夏五月再攻大坂太守亦從行焉是行
也豐臣氏遂族滅矣太守之勤奉可謂有始有終
矣明年夏四月大相國薨遂葬于野洲日光山
太守刪鉅石柱若干株於筑紫長敷文徑數圍湯
自南海達于山中以為華表立之廟前屹焉巍然
殆非人力所能及也相公感賞之太守之心亦

於是可見矣太守少壯好馳馬試劍習射放鳥銳
共能其術且常撫士惠民而聽諫諍國政以治其
閑暇會賓友愛花卉設酒筵唱曲謠手談一局倭
歌數連每與人晤語無不欣驩其在江戶也時招
羅山子而聞講論孟又請令鈔寫經語之且便于
資治者編為一冊置諸座右太守之氣節蘊藉於
是可觀矣九年癸亥夏青油幕入洛太守從之
停五馬於報恩寺嬰疾不已相公屢使使問之
遺命以奉上臨下慎而勿怠秋八月四日太守逝

年五十六矣相公甚悼焉人皆惜焉嗚呼哀哉
還葬于紫陽某邑某丘家臣咸不堪悲慕或至于
有自裁以自殉者嗚呼其感人蓋如此令嗣忠之
襲封於是請碑文於羅山子以太守之爲人也出
尋常萬萬而其功名不可不刊之樂石垂之後昆
故綴之以詞且爲銘曰
於戲太守翹翹士林攻城野戰枕戈社金孫吳英
衛遺響音餘昔非常功業于古于今朝鮮駭異邦
知名關原之役去就旣明食邑于筑鐵券以盟傳

之百世永為藩屏

寬永元年甲子春三月 日

石川大夫人碑銘

寬永元年甲子秋九月二十八日石川大夫人逝于相州小田原之第享年六十二某月某日葬于某邑某原嗚呼哀哉夫人者相州太守大久保忠隣之室也姓源氏其先出自奥州太守義家義家五男曰左兵衛尉義時改氏石川其苗裔曰州太守家成者夫人之考也夫人溫惠柔明勤儉撫下

不以貴顯而驕入其敬夫如賓教子如師不以夷儉而變節其為女為婦為母為姑言動有常不以始終而廢其道其晨省昏定不怠于行組紉有訓衣食有制不以寒暑而改其志其發為淑聞著為芳猷姻族之光閨門之範雖古之貞烈亦不能過焉內治之暇好誅倭歌嘗問其體制于也足叟素然是二條家者流也其歌學有所從來於是可知矣與昔之石川即女同其名者乎夫人疾大漸侍側者請勸法諱夫人笑曰死生者常道也妾平生

不啻佛今奚以法諱為哉其志確乎不可拔也殆
有大丈夫之風者乎初忠隣有七子長曰賀州太
守忠經慶長十六年卒歲三十二次曰主殿頭敦
高次曰右京進忠勝次曰主膳正忠長次曰內記
堯成元和元年戰歿于大坂軍時歲二十四次曰
主計某次曰刑部某皆夫人之所生也嘗有告者
而一家乖別親子化離含冤者多矣夫人天性之
愛雖不能忘然以義制之不以私而犯公也所謂
夷險一節亦可見焉嗚呼天不假之年俄而龍孺

待時巾見餘軸匣有遺絃曰慘不ウツ光雲愁無色嗚
呼哀哉孝子主殿頭敦高請碑於余余不能已而
記其事略且為之銘其詞曰

惟石川氏柔順內理能配賢夫既誕佳士房惟自
修閨闈有軌去者不還逝如流水嗚呼哀哉教音
在耳覆育之恩母也天只孝子慈孫百世顧諟

甲子十一月六日

石川主殿頭敦高後改名總輔又改忠總

朝散大夫佐州太守本多君碑銘

君臣之相知可少槩見者相公之於仲父如雁鴈
之有羽翼也漢祖之於留侯如以石而投于水也
先主之於武侯如魚之有水也文皇之於鄭公如
以人為鑑也殆乎以禮以忠哉吾於本多正信而
如見焉家系稱正信姓藤原氏本多小字彌八郎
號佐渡守右丞相師輔十二世裔曰助秀居于豐
後本多里因氏焉子曰助定事將軍源尊氏賜食
邑尾州橫根鄉粟飯原鄉其六世孫曰忠正移居

三河國忠正及子正定仕源清康正定子俊正仕
贈亞相廣忠廣忠者清康之子而大相國家康
公之顯考也俊正者正信之父也母者清康侍女
所賜後正也正信未弱冠奉仕公公少正信
四歲求祿二年今川義元取尾州大高城遣兵守
之織田平信長攻之城中乏食義元請公運糧
時正信努力衆皆嘉之既而義元沒公歸岡崎
正信從之久之一旦遊于京畿松求彈正久秀見
之曰家康家臣不多人皆好勇然獨本多彌八郎

不剛不柔不野不飾非凡歟關白豊臣秀吉聞正
信名告公召之公在伏見城畔即徵正信正信
發自江戸來謁公潛議一夕赴執事增田長盛
宅執謁屏人與相語移刻及退長盛送之秉燭者
相從正信不顧待增田出欲見之者及家人等至
夜深僉跪以候之正信曳秉燭之杖使衆悉面于
長盛而言各勞矣夜已闌可以休也而後謝去衆
皆曰正信匪直也人乎翌朝告公即歸江戸不
肯謁關白遂無事故矣公經始江戸城審曲白

勢督繩削墨門壁溝墜樓櫓曲隅與正信議定居
多慶長二年秀吉抽館舍將士等以執事石田二
成辯佞譖人於秀吉故惡之而欲殺之請公肯
允之公將聽之正信諫曰諸將等欲殺三成者
所以試公也似有後患不加放三成姑置于佐
和山他日縱三成謀反而得其志誰敢以為主乎
其為主者獨公而已然則三成為公敵諸將
猶獺之與淵魚耶不亦幸乎公領之因諭諸將
以緩之命參河守秀康護送三成於途中以有戒

也秀康者 公之次男也三成陰謀秘計約黨引類孤負 公之德狼子獸心多方不易言也五年三成果反即引凶徒出屯于濃州 公發江戶率諸軍會戰于關原大捷擒三成等此時真田安房守昌幸未順焉正信寄語降之乃放之高野山薩洲嶋津義久義弘以與三成約故不來京師九州騷屑正信遣人以密策通盟書安反側之心於是義弘子家久到伏見城執贄拜 公西州無事備前中納言宇喜多秀家亦三成之黨也逃匿薩州

發覺正信受命諭嶋津使出之嶋津白曰秀家窘厄來恃我苟活可出之若不然亡一也與國等亡取正信告 公密議報嶋津曰秀家來則待以不死於是彼謂正信豈食言哉遂傳秀家獻之乃竄八丈嶋正信此等之謀功居多長尾景勝在會津與三成爲之應對捍義兵於是徙之米澤佐竹義宣與三成交關故改常陸遣之秋田加旃此度有軍勞戰功且通志於 公者增封國益郡邑者衆矣正信無不預聞其計議故其欲言者不敢隱遂

聽公命所裁關原一戎衣之後桑城之六合悉
皆入于公之掌握矣逮公之繼讓於幕府
秀忠君而正信承旨使男上野介正純陪侍也
公其身在江戸不離幕府側政事軍謀知而無
不言諷諫善巧思而無不告君公天性之際雖不
責善而正信所彌縫居多正純小字襲號彌八郎
夙夜不懈以正信嫡男故累被登庸暇日學習武
技威權最甚關原寇敗公到天津時田中氏虜
三成來就正純宅正純白之有旨乃囚三成于正

純館以守之既而以三成授奧平氏遂梟其首此
大敵之渠魁也然正純預此事其所委任可以見
焉故諸將群士皆莫不屈膝凡諸方欲謁公者
泊有所告愬者皆豫告正純而後獲達之故與正
信齊名在武門父子秉柄雖細川賴之賴元之爲
管轄亦不能過也而表自盾自有分歟以人之所
愛畏而見其氣象公遊豫於京洛東關之間莫
非事矣問民苦亦在其中每冬獵武相間正信自
江戸來晝夜侍於狩處公酷嗜放鷹蓋不忘講

武也原野有厲禁故幕府尤謹使護之公丁
朝出見厲禁界有張蹄掛糲枝者曰是誰所爲土
人對曰青山播磨守忠成內藤修理亮正成所許
也公甚怒曰我遊獵之場彼等私姿掛蹄網引
粘繩何哉將軍不知之歟何至于斯哉嗚呼不
止忠成正成者調護之臣也幕府大驚不識所
措將誅二人且告阿茶媪以窺其趣阿茶白曰
大樹甚感使老婢以問安否其意議二人罪也
公默然阿茶退而憫之幕府召正信問如之何

答曰君以孝故受闔國之讓掌征夷大將軍之
職大殿之恩亦深矣大殿若令君棄國則登時
爲匹夫以避之復是大殿之命是聽而已况青山
內藤已忤其旨罪不可逭也幕府甚憂之正信
曰請試詣大殿以伺其色乃往焉公聞其來而
召之少選正信惆悵白大可畏也幕府聞大殿
督責青山內藤而大忿欲斬二人亦可哀焉吾老矣
在營下若或有微罪必不獲免不如避之往侍大
殿之側以終老死願得全首領也在營下甚可畏

也言未已。公心忽解曰。將軍所言其如是耶。即喚阿茶曰。爾早告。將軍勿殺青山内藤阿茶。急使人以白之。幕府大悅。不誅二人。然不許入營。禁錮終身於其家。使青山内藤得不死者。正信之心計也。其餘事秘世不知之。亦居多。公之於正信。所善遇如賓友。故呼公爲大殿。呼幕府爲若殿。其質樸木強。若稱君實而不稱司馬。相公之類。歟。正信善接人。上下相通。内外交和。故諸州之牧司及郡吏群官皆倚賴焉。况麾下之諸士。

長十九年冬攝州大坂之役。兩大君率諸軍以行。其城以天府故圍而不攻。有蟻附不能拔之慮。故公任彼所請以許。知平正純豫聞此策。相約自某壁至某壞之。自某墮至某填之。既和而後使衆埋之。隨之大坂使价來曰。所破所夷。既過於約。正純在軍。稱病不敢答。使者屢來。頻請正純在帳内。稱熱大發。遂不出見。使者既而累白。諸軍多集。觀壘掩蘂。僅所存本城而已。於是正純歸洛。翌年攻擊時。城早陷者以此也。夏五月將進戰。正信

一日諭衆曰勝敗不可知者軍之常也人皆無懼
不虞戒哉我幕府之家督竹君留守江戶重
於磐石卿曹妻孥皆無它必勿畏由此人心不動
方戰日或人有妄言我後軍崩者人皆相驚正信
大呼曰前驅勝則善莫顧我後往哉進哉衆聽此
聲稍定遂大克之正信筮仕以來殆五十年其間
執國政十七年始終勤仕至老不怠其暇跨馬臂
蒼出見民間有循吏之風公嘗欲加賜正信食
邑辭曰我不有攻城野戰之勞大旆到處先行者

人多而可也今老矣唯扈從公之左右不可先
行且依厚惠而身不窶不少事則增封不可受也
故僅二萬餘石而已賜正純以下野國小山邑及
江洲中之采地共三萬三千石正純弟曰政重號
安房守在北國次曰忠純號大隅守仕于幕府
正純有男曰正勝號出羽守皆叙從五位下大坂
之軍忠純與敵戰天王寺邊得首級二百十七
幕府賞賜加下野國皆川采地一萬八千石與舊
合二萬八千石正勝亦赴天王寺前進擊敵而破

之其所騎馬首被敵人截正勝乘他馬復攻入焉
政重者爲加賀國主之先驅擊大坂兵追北以崩
之國主悅之與碾茶小壺以褒之其壺來自中華
者也正信第曰正重小字三彌勇名藉甚別有碑
銘在焉正信之於二兩犬君有此君則有此臣其
諷諭忠告所謂鴻翼水魚之譬乎其咨詢謀諫與
國政于涉者所謂水石人鑑之比乎誰謂君臣不
相知哉正信以元和二年六月七日病終于家自
公薨後纔五十日也歲七十九改名善德詩云君

子偕老貞女之事夫猶如忠臣之於君歟取詩之
義其如此乎又云及爾偕老老使我怨良臣之意
何怨之有又云惠而好我攜手同歸荃宰合體是
惠而好也死生前後僅半百日是同行同歸也暨
公之棄群臣奉遺命送二靈輅于駿之又二能山使
常隨小臣數十人昇之正純等著芒鞋奉從之道
中過密不譁每昇者息肩正純踞白某等扈從到
一處又瞻仰二靈輅據地曰某等在斯從者皆吞
聲入山襄事畢其如事生事存亦臣之慎終也而

後正純自駿府來仕。幕府駿府所有重器寶財
幕府不取秋毫皆分附義直卿賴宣卿賴房卿時
遣使勸授之正純奉。幕府命往以監之以正純
意而所配賦三卿之外納金銀等百數十萬兩于
久能山庫蓋備它日之國用也元和五年賜下野
國宇都宮城及佐野并江州之内惣計十五萬石
於正純正純聞政執事殆二十三年矣得君其專
也行政其久也功烈其顯也父子之芳聲聞於無
窮不亦偉乎八年忤命左遷由利正勝先卒于

謫處寬永十四年三月十日正純卒改名常心春
秋七十三正重男豐牧正貫請余爲正信碑詞弗
輟正信父子皆余之曾所晤語也不可不道舊也
於是誌之且系之以銘銘曰

公侯腹心兮邦家所存佐州斷金兮上下交敦敬
如履臨兮老蒼不昏惟肖傳巖之霖兮何不良于
乃言憂世不忘黎黔兮黽勉侍于轅門旣扶植于
士林兮本枝豈不騰茂于後昆

慶安元年六月七日姪本多豐前守正貫立

本多道喜居士碑銘

居士姓藤原氏本多諱正重假字三彌自呼左衛門尉參河國產也本多佐渡守正信之弟而上野介正純之叔父也譜稱其先出自右丞相藤原師輔十二世孫曰助秀徙居豐後國本多里因氏焉子曰助定將軍源尊氏賜尾州橫根鄉粟飯原鄉其六世孫忠正移居參州忠正及子正定等仕源清康正定子俊正仕清康子贈亞相廣忠贈亞相者東照大神君之顯考也俊正者正重之父

也永祿十一年戊辰十二月十五日駿州主合川氏真使朝比奈備中守據遠州懸河城大神君也於入山瀨進圍之正重從之先登始合鎗衝敵斬甲士元龜元年庚午六月十八日江州姊川之軍正重從神君與淺井氏朝倉氏戰前至接槍却敵得首級三年壬申九月二十五日遠州一言之役神君使正重屬本多忠勝為後拒甲州人欲競擊之正重整行伍且禦且退敵不能尾焉其冬十二月二十二日甲州人到遠州三方原九隊

群列正重力戰突其七隊勦敵卒正重身被四疵
又遠州二役之戰正重殺獲甲州人新村某以揚
勇名天正三年乙亥五月二十一日武田四郎勝
頼自甲州率數萬兵到參州長篠正重從神君
促攻疾戰破敵得首級其後正重去而經歷他邦
凡所至人聞其名皆相眷遇六年戊寅七月十六
日羽林平信忠攻播州神吉城正重屬瀧川左近
將監一益為隊長先驅勵衆遂拔城十二年甲申
九月十三日前田筑前守利家使其家臣奧村伊

豫守居能洲末森城佐佐內藏助成正引兵來環
而攻之利家及子利長救之正重屬利家為隊頭
執鎗先至擊却佐佐兵十五年丁亥四月朔關白
豐臣秀吉率諸軍西討攻筑紫巖石城正重屬蒲
生氏鄉為其列長前進迫城衆爭發遂陷之慶長
元年丙申正重還詣伏見城拜謁神君神君曰
我不見爾也久矣何之哉正重伏拜以謝焉五年
庚子之秋石田三成等謀反陣於濃州關原正重
從神君蒙旨以檢諸卒十九年甲寅十月在駿

府時有攝州大坂之亂也 神君以正重勇而更
事故遣之江戸陪侍 台德幕下人皆歎羨之此
冬并翌年夏從 幕下馳騁戰地檢察群卒能得
其功宜元和二年丙辰七月 幕下以總之下州
相馬郡中一萬斛加賜於正重正重自歲十六至
七十一處處戰功屢先登且殿且首級不少三年
丁巳七月三日病歿於私第歲七十三改名道喜其
墓院號正重即用其諱也顧夫佐渡守者 神君
台德二代之國老也闔國倚之正重連棠棣之枝

上野介者 神君之執事而專者也諸侯畏之正
重同叔姪之報誠是名下不虛况又有餘勇乎其
履歷轉徙於群國雖多年然不忘本也 神君亦
懷舊不忘之也方其歸來君臣上下之際如故矣
知不如文皇使英公仕於太子哉小大雖異意氣
相似歟余嘗侍讀於 御前時偶見正重形貌長
大白鬢矍鑠來謁於 神君 神君敘語或道舊
或說武事不言其他今依今嗣豐牧請其碑不止
而追思之則若再見其人乎庶幾正重之勇名令

嗣之孝思永垂後昆久傳不窮縱使此石磷而其
名存也經曰揚親之名者孝也惟孝施于有政令
嗣之家政可以益修也銘曰

攻城野戰武人所為猛氣之勇如虎如熊勇功無
急芳名可遺內省不疚理義在茲夫惟謂之進退
適宜吁居士而有靈要使黃壤須知

慶安二年己丑七月三日

孝子從五品豐前守正貫立

右近大夫末井月丹居士碑銘

居士姓大江氏末井諱直勝產于參洲時求祿六
年癸亥之歲也自幼萃仕東照大神君經歷遠
參二洲間天正十年夏五月大神君到江州安
土謁織田信長公公甚欣賞之治具盡禮特請家
臣數輩于別席設膳公自以箸配有藪居士在其
列既而大神君入洛公亦到洛在本能寺公勸
大神君遊覽泉塲六月公為其下明智光秀被殺
京師大亂大神君聞驚慮道梗不利而欲東歸

乃發泉堺經木津過伊州自勢州駕舟而入參州
岡崎城是行也往還居士不離左右過旬後光秀
伏誅十二年春三月信長之子信雄在尾州清洲
城與豐臣秀吉公有隙秀吉將擊之信雄請援兵
大神君以信長舊好故許之秀吉遣其將池田勝
入以突騎攻尾州拔犬山城 大神君率兵救尾
州與信雄同屯小牧山居士從行焉秀吉引大軍
入犬山夏四月秀吉謀密使勝入自間道奪參州
大神君聞之潛出小牧山逆勝入戰于長久手居

士執槍奮擊鏖勝入得其首敵大敗走時居士年二
十二人皆服其勇勝入者世所謂驍將也居士之
功於是為多矣冬十月秀吉畏 大神君遂與信
雄和平而去其後 大神君之家臣若干 勅授從
五位居士亦在其中其他列國老叙位者鮮矣文
祿元年秀吉擊三韓集群國兵于肥州名護屋
大神君往會焉一日秀吉詰 大神君軍營見君
士曰彼何為者衆曰末井右近者也秀吉曰取勝
入頭者是乎衆曰然曰喜壯士也聞者皆歎羨之

慶長三年秋八月秀吉公薨闔國兵馬之權入
大神君之掌握五年之秋石田三成叛大神君
自將討之使諸將大戰于濃州關原戮三成等時
居士列于隊頭逮大神君之開幕府也遣居士
就幽齋細川玄旨尋前代初營之禮儀故事蓋是
欲損益隨時也十九年之冬大坂之役居士亦爲
隊頭明年夏五月大坂城陷豐臣氏殲矣凱旋之
時有旨臧否群士沙汰諸隊功過已證賞罰固當
而獨屬居士者進止唯隨其意而定之官命令無

論焉居士之名於是籍甚矣元和二年夏四月
大神君即世居士自駿城到江戸仕台德院殿
大相國乃賜常例笠間城以加封戶五年夏
大相國在伏見城福嶋正則留滯江戸以其違國
法修築廣嶋壘故命山陽南海兩道牧守以其衆
收安藝備後二州時遣對列大守安藤重信與居
士往諭正則家人留守廣嶋三原者其行裝所謂
受降如受敵也留守懼而從命乃取兩城收二州
雖正則罪不可原而思關原軍功減一等放于越

之後洲八年以羽洲最上郡賜鳥居氏然舊刺史
之士卒猶守山方城時遣上洲別駕本多正純及
居士往諭之鳥居氏既入山方城會正純有罪於
是單使二人馳來密告居士及鳥居氏以命旨數
正純罪狀左遷于由利是年命居士改笠間賜絳
洲古河城彌增采地然常侍江府有棠陰聽訟則
居士預會焉功成名遂恩眷尤深寬永二年乙丑
季冬二十九日眼至病不祿時年六十三大相國
甚哀惜時時及此焉世人亦多悲慕之葬于古河

求井寺長子信洲太守尚政嗣封益揚家聲預聞
國政十年春三月今大君幕下更改古河賜城
洲淀城復益其祿且以城洲長岡賜尚政之弟日
太守直清以為食邑直清久事幕下夙夜不懈
常被親近眷遇日厚是其恩賜之榮盛而居士之
餘慶也嗚呼懿哉今茲臘月者居士之十三回忌
也其追遠之情不易言也唯恐居士威名勇功雖
顯於當世不垂於無窮故欲刻樂石而遺芳蹟於
是求余蕪詞余曾識居士久矣又於日洲猶識韓

也故不能固辭遂爲之辭系之以銘銘云

末井家譜大江之後赴赴武夫在君左右弱冠擊敵于長久手短兵急接勝入授首冑父搗狄關羽斬良昔人稱美今復見剛關原之役大坂戰場有隊有旅之紀之綱笠間古河食祿數萬鎮于一方賜以鐵券俾哉將種天使滋蔓龜跌載名百世傳遠

居士卒後十三回寬永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從五位日向守末井直清立之

右近大夫末井月丹居士石表詞

居士大江姓末井氏直勝其諱也以永祿六年癸亥歲產于參州大濱邑祖廣正嘗通志于贈亞相源君廣忠故食大濱邑上宮社由考曰直吉嗣焉居士少仕東照大神君經歷參遠二州間天正十年仲夏大神君赴江州安土見平信長公公甚悅慰之享之特請從者數輩于別席飲食之公手自執箸配肴殖居士在其列既而大神君入洛公亦到洛勸大神君遊覽泉南翌月明智光

維也表詞
七

秀弒公京師騷亂。大神君聞之，欲誅光秀而聽家臣諫，恬時不可而發。泉埒過伊賀，聞路多群盜而自伊勢乘舟著參州。大濱直吉以舟迎之，即入其宅，因獻膳且令從者憇休焉。大神君嘉之，直入岡崎城。是行居士不離其左右，決旬後光秀被戮。十二年季春，信長子信雄與豐臣秀吉公構難，秀吉將擊之。信雄據尾洲清洲城，請援兵。大神君以信長舊交，故聽之。秀吉使其將池田勝入以選兵攻尾洲，拔大山城。大神君引軍救之。

與信雄共在小牧山，居士從行。秀吉既入天山，蓋夏九日密遣勝入間行襲參州。大神君聞之，即出小牧山，邀勝入戰於長久手。居士握鎗突出刺勝入，獲其首，敵大敗北。時居士年僅二十二，人皆尚其勇，勝入者秀吉之驍將也。以勝入所帶劍曰篠雪者賜居士，其劍今猶在焉。居士之功居多矣。孟冬秀吉憚大神君，遂與信雄講解而去。其後大神君之家臣若干，救授從五位，居士亦在其中。若他列國老，叙位者罕矣。文祿元年，秀吉擊朝鮮。

聚兵于肥洲名護屋 大神君往會一日秀吉詰
大神君營見居士曰彼何人哉左右對曰未井右
近者也秀吉曰取勝入頭者是乎僉曰然曰噫壯
士也聞者皆羨之慶長三年仲秋秀吉公指館關
國兵政悉入 大神君之掌內五年秋石田三成
作亂 大神君自將伐之使諸將先驅大戰于濃
州關原三成等就擒時居士列于隊長逮於
大神君之制閫外也令居士尋訪前代柳營之儀
式故事于細川玄首乃繕寫呈上是為其隨時宜

沿革故也十九年冬大坂之役居士亦為隊頭明
年仲夏大坂城陷豐臣族滅矣凱旋時有戒命沙
汰衆隊賞有功罰背法而其士之屬居士者任其
進止以定功罪官令無論居士之名彌藉甚元和
二年初夏 大神君棄群臣矣居士自駿府到江
戶陪仕 台德院大相國乃賜常州笠間城以增
食邑五年夏 大相國在伏見城福嶋正則拘留
江戸以其違制修築廣瀨壘故令山陽南海兩道
牧司以取安藝備後二州時遣對馬守安藤重信

與居士往諭示正則家臣留守廣嶋三原者其軍
裝雖無敵于前然有備不虞也留守恐而伏從乃
取兩城收二州而還正則罪放不赦然以關原軍
勞故減一等竄於越之後州八年賜羽州最上郡
于鳥居氏其舊刺史之士卒猶守山方城時遣上
野介本多正純及居士往諭之鳥居氏既入山方
城會正純有罪時單使二人持符馳來密告居士
及鳥居氏以旨督過正純左降于由利是年命居
士改笠間賜總州古河城益加采地然常侍江戶

每斷訟於廳居士預聽功名愈顯恩賜尤渥寬永
二年乙丑季冬二十九日病卒時歲六十三
大相國甚哀惜人亦皆悲慕之葬于古河永井寺
嫡男從五位下信濃守尚政嗣封益揚家聲預聞
政事有年矣十年季春今大君幕下更改古河
賜城洲淀城所增其庾維億尚政弟曰直清叙從
五位下任日向守賜城洲長岡邑以加其祿次日
直真任豐前守次日直重共叙從五位下信州長子
尚征承乃祖号曰右近大夫次日尚保共授從五

位下次曰尚庸幼奉仕 大納言家好聚群籍且
讀兵書尚政往還武州城朔之間或連年或間歲
皆莫不承旨正保元年仲冬二十三日授從四位
下且賜暇拜命辱而還淀城慶安二年孟秋四日
改直清長岡更賜攝州高槻城愈增封戶且令移
長岡屋宅於高槻余嘗應日州求而作居士碑銘
其雄偉之盛雖顯著于世而猶欲其智名勇功傳
于不朽也今復依信州請而作石表詞亦庶幾乎
昔唐韓愈誌太原王公墓而又作神道碑文宋蘇

軾書司馬溫公行狀而又製碑銘余素雖不及其
萬一然居士之名也無涯而吾筆也有涯以有涯
之筆欲記無涯之名雖韓蘇無奈何耳而今所刻
石堅而不磷可以無涯遂系之以辭辭曰
惟昔社由所賜報先志之無貳彼中流之一壺幸
大濱之所晒小牧之獲雉刀鎗鳴于鐵騎關原軍
大坂役在隊長出其類笠間臨古河壘共據金湯
之要地懿哉孝子友弟增封祿以繼嗣其忠勤之
不已守淀城而登四位既殿于此一邦况經之以

五事常憶安不忘戰倉廩實而多利器鳴呼積善之家慶世世繩繩有武備

慶安二年龍輯巳丑某月某日

從四位下永井信濃守尚政立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一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二目錄

碑誌中

朝散大夫中書少卿藤原脇坂君碑銘

前淡州刺史脇坂藤亨碑銘

山口豆州牧碑銘

竹中丹州府君碑銘

中山備前前司碑

佐河田壺齋碑銘

碑誌中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二

碑誌中

朝散大夫中書少卿藤原賜坂君碑銘

大夫姓藤原氏賜坂諱安治天文二十三年產於

江州賜坂莊因氏焉考安明永祿十一年没于觀

音寺軍翌年明智光秀奉平公信長旨攻丹波與

赤井直正鬪時安治歲僅十六迫城下獲首及鎧

刀是歲始謁豐臣公秀吉於江州淺井郡元龜元

年秋信長有事于攝州不利秀吉聞急自江州馳

赴攝州令幼弱者留不從行安治不聞令而潛從
秀吉怒後稍解乃賜馬天正四年信長築壘于江
州梨山諸士皆獻石丹羽長秀監之安治會長秀
僕夫群集運秀吉所獻巨石曰是何汝石哉盜也
即拔刀斷其繩監吏駭恚欲兵之安治闔走之且
擊吏以爲質秀吉聞而不平長秀來謝於是寬安
治而賜米一百五十石六年播州別所長治据三
木若不順信長使秀吉往擊之一日出赤幌盡輸
違示衆曰有欲之者則果安治徑進請曰必不

活幌直到此石下得敵首秀吉嘉曰他後宜以輸違
爲汝服器紋又神吉民部某與長治共應故秀吉
環而攻之安治先入中鳥銃碎其首殆死守野氏
扶起將退安治曰小疵也何傷耶乃俱進遂登秀
吉以軍繼來遂拔神吉城十一年四月秀吉率兵
與柴田勝家戰江州志津高梁瀨纒七騎競進握
槍刺敵安治在其中柴田敗崩秀吉大美之賜手
書于安治因領采地三千石十二年平信雄使瀧
川雄利之子質于秀吉命安治守之既而信雄與

秀吉構難雄利使誘安治曰質子母疾病請少時
相見安治不覺其佯而遣之雄利挈帑奔入伊賀
上野城秀吉問質子焉在安治告之故秀吉怒安
治切齒曰我速到上野城而死而已秀吉叱曰彼
衆汝寡何得當瀧川乎汝其叛我也安治流涕曰
受恩年久何有狼子之心乃以母爲質急出從者
二十騎到伊賀密告國人曰今承秀吉之命來擊
雄利父子卿曹努力必有賞從之其夜襲上野城
雄利等驚逃于伊勢安治以羽書白之秀吉甚悅

使山岡某勞之又使增田長盛謂安治曰伊賀國
事汝宜按撫慎勿怠安治屢告國事秀吉再賜書
教諭之安治察國人善惡且收租稅以漸治十三
年五月賜食祿一萬石于攝州能瀨郡七月秀吉
掌關白職時授安治從五位下任中務少輔八月
秀吉使安治改能瀨而食二萬石于和州高取十
月又改高取赴淡洲加賜三萬石居洲本城十四
年秋秀吉遣兵擊薩州州主嶋津義久拒之安治
與仙石秀久長曾我部信親加藤嘉明大友義統

等共先行與義久弟家久戰于豐後之境信親死
秀久義統敗走安治嘉明猶挑而不退秀吉聞而
褒焉以賜諭書十五年安治聞秀吉西巡而運糧
於日州曰杵壘爲之備秀吉悅焉復賜書令黑田
孝高晉議之三月秀吉遂到筑紫四月攻岩石城
安治早進果城陷又進兵入薩州高城郡圍平佐
城安治嘉明九鬼嘉隆爲舟師之先登均進著隍
河安治將身壁時城主桂氏出質約和旣而秀吉
堅旆于薩之千世川安治嘉明嘉隆監其梁橋其

後薩州遂降十八年秀吉東略相州小田原擊北條
氏政及子氏直安治引水路兵自駿州清水浦饑
行攻豆洲下田砦放火城畔民屋時秀吉圍小田
原招安治故講屯營令長曾我部元親守之安治
嘉明嘉隆駕舸赴小田原發佛郎機巨銃以射城
中秀吉聞下田請降即命安治往取城逮于北條
氏出降而安治與片桐直盛禁士卒之狼藉文祿
元年秀吉憤朝鮮不庭欲伐之令安治嘉明嘉隆
率舟師四月安治涉釜山浦進赴其王都虜兵多

來遮王都金山浦往還之道我兵多死傷安治等
 相謀新構管岩使脇坂左兵衛某渡邊某及率三
 百人守之六月虜兵數萬人來擊甚急安治發王
 都遲明馳行虜在高嶺安治舉旗于蔭以山岡某
 為前驅一騎出後一騎又繼不敢亂列故虜不能
 進左兵衛渡部見安治來援乃出衝虜虜辟易安
 治麾士卒大呼夾而擊虜遂敗追北捕二百人得
 首一級梟于城下片桐某藤懸某見之稟秀吉
 秀吉甚賞之安治聞虜船在加羅嶋而與嘉明嘉

隆速到熊川秀吉賜書美其勞示其誨一旦安治
 到加羅嶋傍虜船五隻來前安治發鳥銃虜退安
 治逐之三里許虜反到廣處他船同馳至累安治
 舟而射之安治少退虜大出矢炮下如雨左兵衛
 渡邊等死安治殆危矢中其鎧僅脫歸金海其殘
 兵二百餘人逃于嶋不知安治所在嘉明嘉隆聞
 安治不利欲救之見大敵而皆還安骨浦虜船尾
 之相戰于海上安治士卒逃海嶋者衆將登陸
 虜聯十艘許圍之故不能登自採松花海蘆以食

殆十三日伺虜去虜恐我蒙衝到而即皆退安治
兵被射殺者可十餘人其餘多得生還金海秀吉
聞之使藤堂高虎涉海諭安治以手教安治恨加
羅嶋敗欲雪之丁日見虜謀船來乃騁行取其船
及其將斬獲多矣二年春安治嘉明嘉隆屯於熊
川日夜與虜船相持火箭砲石交發不止三人共
談曰彼巨艦進退不便我泛輕舸繫長繩縋而取
之二月二十一日虜船進來安治馳以絙之將乘
嘉隆亦來懸繩以爭取之安治揮槍大呼曰斷九

鬼綱時三宅庄介之童松千世歲纔十七拔刀截
嘉隆繩安治遂取其巨艦安治與嘉隆欲相鬪不
果此時虜自船底發矢我兵多被殺傷嘉明亦競
進得別取敵船速報捷于秀吉而安治嘉隆爭之
安治遣脇坂角兵衛詳述之早川主馬首來見之
歸告秀吉於是審知安治爲先驅乃賜書以嘉焉
其後安治屢擊虜船而退之以得勝利十一月十
日秀吉復賜書有謂前日獲虜船其勞可賞矣自
今彼縱來挑不可拒之于陸路只護我舟固我寨

壁勿輒出戰也守熊川之舟下碇勿動其餘皆使
水手等弛息須界其糧而支給鳥銃藥玉配附道
乏可以取也勿妄發散各蓄糧墮壁慎勿倦焉自
釜山浦至王都道中所有諸寨能修治勿使我軍
道梗明年我率舟師欲航海各宜踈焉塵鮮虜屠
明兵致平均何難之有又有令曰海畔所營諸寨
莫使破壞水路將士當守安骨浦而輪番之安治
嘉明嘉隆可相更也共探聞安治當焉嘉明嘉隆
歸日本明年春嘉隆到安骨浦安治歸日本翌年

安治又赴安骨浦各在陣寨不與虜相戰漸稍安
靜飲酒喫茗謳舞以送日而已慶長元年安治歸
朝二年四月又浮海虜船數百艘出自對馬嶋釜
山浦之間張防禦之勢會大風虜退于加羅嶋我
舟亦被浪激漸著釜山浦經日藤堂高虎與安治
嘉明嘉隆相議言加羅嶋虜多來銳我輩入熊川
造巨舟急擊之可以破虜也距加羅嶋八九里乃
各繕舟五月又議曰裝諸舟一處可也加羅嶋便
于運舟勿悔之我只不失叙鳴鼓擊鉦吹大螺以

競出且約曰齊伐勿先衆而進七月七日夜參半
衆赴加羅嶋高虎嘉明先行取虜船安治謀者馳
告驚其不吾而先即奮發急騁黎明逢嘉明共爭
進取船既而我舟軍大來捕數十艘其餘虜船悉
敗奔我兵追擊者猶有之安治從者脇坂角兵衛
布施隼人太井次大夫三宅莊介水野加右衛門
等皆勵其勞安治所斬獲虜船凡十六艘事達于
秀吉小西攝津守行長福原右馬助亦書其狀告
其戰功抽衆八月十日秀吉悅而賜手教以慰之

是月十五日東照大神君遙寄印書于安治謂
風聞擊取朝鮮番船其劬勞無比其令聞無隱寔
大慶也猶勿怠矣歸朝之時可以面展其後大明
召募漢南卒五十萬以接朝鮮保于泗門九月十
五日我諸將水陸皆進四羅改之月色如晝安治
謂高虎曰嚮晨彼愈固守乎功難成也不如乘月
明先入發鳥銃于城中擊其不意高虎然之共大
闕踰墮壕緣石堞虜大驚射箭投石壘峻不克乘
安治與高虎共謀掛梯競攀聯屬急擊虜兵騷亂

三面圍之爭躋以攻城遂拔逃者万余人死者二千餘人安治所斬殆五百餘人諸將分兵逐擊殺萬餘人皆剽以獻秀吉安治所獻二千餘鼻又聞加藤肥後守清正據蔚山砦大明兵數萬來圍之十二月諸將欲救之安治犯風雪馳赴西生浦三年正月二日安治與蜂須賀家政同到蔚山四日諸方接兵與清正共應内外急擊明兵敗走追北二里許多得首級安治從者脇坂角兵衛福原平左衛門三宅莊介等獲虜首爾後安治歸日本六

月二十二日秀吉賞之加賜三千石八月秀吉薨三年石田治部少輔三成謀反大神君發自東關征之安治遣子安元往東關道塞不果往潛通使于東武安元自江州歸大坂八月朔大神君賜報章于安元謂安元父子善相議無監可也邇日入洛勿勞緬懷既而大神君立幟標于濃州赤坂安治安元到濃之山中以奉屬焉三成關原敗北後安治安元拜謁大神君于膽吹麓乃承旨攻佐和山城三成兄木工助所守也十七日諸

士圍之安治急攻城南日中城遂沒捕木工助臣
上野先者父子伴喜左衛門父子等十四人以獻
大神君勞之且使安治護大坂川口檢西州舟所
往來也十四年九月有旨改淡州賜豫州喜多浮
穴風早三郡内五万三千五百石元和元年讓食
邑于安元三年老于洛陽西洞院私第寬末三年
八月六日病卒享年七十三葬花園之臨松院令
嗣從五位下前淡路守安元追慕之餘孝思之至
請書其事且申之以銘系焉銘曰

嗚呼中書君兮野則戰城則攻日夕驅馳兮有勞
有功爵祿漸進兮武業復洪方博陸之擊鯁齧兮
君遊虜之穀中駕我蒙衝兮呵彼鯨風振旅而鏡
歌兮賜采地于淡以賞其忠惟夫關原之役兮思
服于東桑域混一兮四海會同改淡而就豫兮食
邑加家有豐本支繼繼兮百世千秋永無窮
寬永二十年 月 日
孝子從五位下前淡路守藤原安元立之

前淡州刺史脇坂藤亨碑銘

前淡路州太守藤原姓脇坂氏小字甚太郎其諱
安元其字亨江州北郡脇坂莊人也因氏焉祖安
明親外分求禄十一年織田與佐佐木觀音寺之
役戰歿葬之路之花園隣華院考安治小字甚内
幼童有膽氣仕于豐臣秀吉公世所稱柳瀬七本
槍其一也秀吉感書見今猶存焉天正十三年秀
吉掌關白職叙安治從五位下任中務少輔食邑
淡州居洲本城其初單騎攻取伊賀國也先登于

志津嵩也西從軍於筑紫與嶋津戰也從東擊北
條時率舟師也受命遠畧朝鮮日監蒙衝爭進擊
獲虜艦多生口首級且逆大明兵戰破之也數回
戰功居多秀吉甚褒賞之其履歷詳在家譜及碑
詞中慶長二年八月十五日東照大神君賜手
教于安治勞朝鮮之久役嘉其勇進無比戒以無
怠規以無恙待以歸國之不遠安治在異域拜命
之辱三年歸自朝鮮加賜封戶若干八月秀吉薨
五年正月大神君命安元授從五位下任淡路

守是歲石田三成等叛京畿騷屑西州有應者
大神君發自東武江戸以征之安治在大坂遣太
守往赴焉道難不克往潛通行李獻狀東武而自
江州還八月朔賜報書於太守謂省狀聞其懇情
雖欲東然以京洛紛擾故還自路宜矣父子愈
議所為固而毋監入洛孔邇可以安慮尚令城氏
某告之故畧焉既而大神君率諸軍到濃之赤
坂九月十五日太守父子發向奉屬焉關原一戰
三成崩敗於是拜謁大神君于膽吹山下被勞

之即使攻江之佐和山城是三成兄木工助所據
也十七日諸隊引兵圍之太守父子急攻壘南日
當午遂拔之捕木工助所率津田某上野某伴某
共親子等十四人遺告賊氏某以獻又命使守大
坂川口檢倭西海船所往還也六年太守始來于
東武奉仕幕下十四年九月有旨自淡州移豫
州賜嘉多淳穴風早三郡內五萬三千五百斛十
五年迎豫所留妻帑于東武十九年冬大坂亂太
守蒙台德大相國命與藤堂高虎共前驅到攝

羅山文集卷四十三
之活玉邊而屯之元和元年夏五月叛亂太守從摩
下與土井大炊頭利勝共到天王寺進而環攻之
安治有弟曰安景從伊達陸奧守到道明寺得敵
首二而遂戰死此歲安治謝病太守承家三在受
釣命自豫移信賜伊奈郡五萬斛居飯田城又於
上総國一宮領五千石時時伺候管中屢蒙眷遇
與士大夫更事者同陪顧問芳談之席其令聞藉
甚人皆羨焉寬永十三年季冬六日朝鮮國王使
任統金世濂黃床來聘從者四百十九人到東武

寓之本誓寺太守承大猷左府之台命與安藤
右京進重長同爲館伴且掌其事彼三使及學士
譯者等共悅其懇惻是月晦日朝鮮信使等發東
武歸十五年九月命太守往守駿府城勤警惟慎
明年十月歸東武拜謁甚禮慰勞正保元年四月
命太守以護常州下館城勉而忘勞間歲而歸以
倭語作其番中之日記讀者怡悅焉每歲勅使來
府賀年甫或有時執柄家大臣或親主法親王參
府也數矣其間會仁和寺法親王來令太守爲之

護侍會詔使三條西前右府日野前亞相來太守
爲之監事會菊亭前右府飛鳥井前亞相來亦太
守爲之役會清閑寺前亞相來亦太守警衛焉三
條西等皆武門之傳奏者也若或詔使自東武詣
日光山則太守亦行焉其往還信宿之際雖多劬
勞破費晝夜莫厭其奉上之志可以觀焉太守弱
寇習射馭好相馬廐有神駿磬控田獵能中有獲
且學劍術發爲銃又問禮式于小笠原某頗知從
宜之趣旣而慕古之武人勇士善詠歌於是聞倭

歌旨于有識者得其風體所謂古今倭歌集伊勢
源氏等大底窺其蘊奧乘興連歌吟味與賓友相
娛因追素鷺之古事揭軒額號八雲其風流亦可
愛焉嘗以余望之故被授古今倭歌集之秘笈其
手澤尚新可最惜哉余亦依其請而講古文講南
華後講日本紀神代篇口授職原鈔太守聽而不
倦尤嗜書籍聚貯倭唐簡編甚多構庫以寘之細
帙髹宮每冊朱章以印之居則充棟宇行則汗牛
馬或時唱諷謠度曲奏舞雖業其技優者有疑則

有所就止焉或時招佳客高明於茶寮湛素濤於
甌底表清玩於牀頭其勝遊亦可想焉平生事上
忠勤接下寬恕有文事則有武備故自身及家及
國之道所到善過所交有信加旃邑內之庶民皆
懷其惠一家之遺愛不在茲乎承應二年癸巳之
夏隨例太守赴信之采地方冬七茵不佳令嗣安
吉君告暇急馳行太守見君來甚悅僕實不斯須
離也有所識暨自東武到進藥然彌留未效執事
聞其病亟而奉旨遣官暨置郵往焉比至殆已

屬續十二月三日太守不祿于飯田城春秋七十
東武信陽之間問者吊者絡繹不絕嗚呼哀哉惜
哉遂葬于其邑之神護山長久蘭若太守娶石河
紀伊守源氏女稱其所居曰慶光太守有妹適清
水谷藤亞相有弟曰安方筮仕幕下於是安吉
君不堪悲慕慎終之至請碑銘於余以文要不可
忘故粗記其事系之以銘銘曰
惟夫關原之軍兮偉哉見幾而隨時復難波之役
兮扈從于我義旗賜萬戶之食邑兮煥乎武門之

獨守信陽之飯田兮金爲城湯爲池乃武備且好文兮謂之安不忘危其陪侍于武營兮清談潤而露滋吁如何不淑兮棄世而求別離以老成人之多技兮當芳聲之不朽固且惟令嗣之孝思兮不段一家之訓規令其不磷不銷兮屹立樂石之蟄龜

承應三年甲午 月 日

孝子從五位下中務少輔藤原脇坂安吉立

山口豆州牧碑銘

禮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是孝也又曰戰陣無勇非孝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元和元年攝州大坂之役山口伊豆守重信與父修理亮重政共副別將并伊氏之先鋒到河州若江邊五月六日昧爽與寇相遇父子競進不避來銳最初合槍短兵急接冠授其首重信亦戰歿從者共死時年僅二十有六可謂戰陣有勇乎嗚呼痛哉惜哉重信舍弟但馬守弘隆告之故如是且

藥裡掩覆之後重信碑于其死處其姓多多良
其氏山口重政娶源雄吉女誕重信于尾州清洲
慶長二年重信八歲始拜台德院大相國因
命更小字曰長次郎以仕左右九年十一月十五
日重信十五歲隨俗例初戎衣祝之也十四年十
二月命叙從五位下号伊豆守十五年秋於上
野國賜采地十八年春重政有故忤旨謫居武
州入間郡生越龍德寺重信從焉十九年冬聞將
有事于大坂而父子欲往敢死到宮根關吏不許

過焉乃歸寺重信又改名伴為商旅經東山道獲
赴大坂時業已和平復東行還寺及翌年之戰也
夫如此則與身體不毀傷全而歸之者雖似有以
異然戰陣有勇則不可謂非孝乎古人求忠臣于
孝子之門良哉嗚呼哀哉惜哉其雅号曰傑山宗
英居士呼置其小影處曰大雄弘隆屬余索書其
事于石再三弗措於是為銘銘曰
吁浪速城特險聚兵義旗一麾厥角如崩有一勇
士重信為名先登揮戰獲勅敵頭取義惟重授命

既輕伊人雖沒帶爾如生

正保四年丁亥五月六日

山口但馬守多多良弘隆建

竹中丹州府君碑銘

府君姓源氏竹中諱重門字以敬濃州不破郡磐
手邑人也祖曰遠江守父曰重治所謂竹中半兵
衛尉是也齋藤山城守道三領濃州時使遠江守
居磐手城道三子吉龍吉龍子龍興相繼治濃左

岐阜城重治亦居磐手永祿七年甲子重治生十
九歲以有事故與其弟久作從者纔十六人襲岐
阜重治短兵急接斬齋藤飛驒守城已拔龍興脫
走其後還城於龍興遠信長公之入濃也重治屬
之元龜元年信長擊淺井氏時使秀吉公為江北
之先登於是令重治從行因在其麾下時歲二十
六明年夏六月姊川之役久作擊殺遠藤氏遠藤
氏者淺井之猛卒也先是久作曰戰日可擊之果
然人皆奇之久作弟與右衛門尉亦有父兄風病

竹中丹州府君碑銘

死于濃州大垣其弟彦八郎仕城介信長之子也
沒于二條館彦八郎亦死信長沒秀吉修業重治
軍謀密策知無不為秀吉美之每事問重治所言多
稱其旨重治讀武經七書其機變應時言則屢中
不幸早卒于播州三木城歲三十六秀吉甚哀惜焉
後或臨陣有疑事必曰設使半兵衛在我無憂也
其思慕之如此府君七歲遭父喪閏月出見于秀吉
而筮仕十六歲任從五位下列諸大夫秀吉捐館舍
後茲邪亂逆有關原之軍府君

此時歸正食邑若干戶于本州如故慶長十二年
築駿府城府君亦預來予始邂逅欣然歡語而後
恨相知之晚也十八年冬府君帥家屬寓居于江戶
元和元年大坂之亂府君奉命從厩橋侍從之列
以發行寬永八年十月九日府君病終即世年五十
有九翠夜葬泉岳寺之高原嘗治命用儒禮不用僧儀
衣冠刀劍有棺有槨園墳高廣共若干尺栽竹樹以爲
藩籬焉府君性仁而閑靖喜怒不見于外動止不帶于物
平生嗜讀書手自鉛槧作

為文章一觴一詠終日忘倦又聚本朝之書記
暇日綴倭語連倭歌可謂有文事有武備矣予交
遊二十餘年莫逆于心嘗請予講周詩朱子集傳
間歲而畢其餘來聽者數部或終篇焉或否焉府
君又善寫漢字倭字頗有指法其勢可以觀焉人
或語及古今兵覽則告之詳矣然不問則不答有
父風而不墜家聲幼事母孝終身不怠與人交未
曾有食言聞善則悅見惡則懼殆有恒者乎府君
娶加藤氏有三男及女長曰重常次日重次次日

重利重利先沒女適人有外孫初予問府君疾技
起謂曰請為我記碑予諾既而不祿予驚悲淚之
無從也而將記之令嗣重常屢求不止於是遂書
諸樂石系之以銘銘曰

吁嗟噫兮竹府君倏忽化兮乘白雲彼蒼者兮胡
不吊使奪年兮捐同群石可泐兮名可久感平生
兮于斯文

寬永九年六月九日

孝子左京亮重常建

中山備前前司碑

君公之子有傳也古今皆然傳者相也輔相之以
義也水戶君源納言之傳曰中山備前前司信吉
姓丹治氏其考助六郎家範事于北條氏守八王
子城而戰沒時天正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也享
年僅四十三有二男長男照守自號勘解由次則
信吉也產于武州之中山小字菊太郎又稱左介
後自號雅樂助北條氏殲後與照守共奉仕
東照大神君夙夜不懈慶長八年 太神君張太

幕于伏見城時列國救伯士大夫悉磨至焉雖朝
望吉辰之外然群士無日不拜謁也有盜伴為見
參者雜解已鈿刀潛換帶他良刀而去者數矣凡
詣營者皆徹刀著座是法也人僉雖疑怖之不能
知其主名一日信吉偵之捕盜急縛之以刀證之
盜伏其罪 太神君聞而甚嘉焉由是其名愈顯
十二年奉 鈞旨為水戶君之傳賜二萬餘石之
采地水戶城在常州君暨年居駿府之邸故信吉
往還駿常之間奉 上接下頗有其義乎每常州有

事則無小大以君之先容而信吉承旨奉而行
之家衆倚賴焉蓋以其義平元和元年大坂之役
大神君之旗鼓發自駿府時命信吉謂君尚幼冲
汝善調護之可以留守勿急信吉誓願稱唯乃退
若非以其義何得蒙如此奇命之旨哉二年應
命叙從五位下任備前守方君之就對而勅營邸
于江府側信吉每從事左右其遇信吉益渥不亦
榮幸乎庶乎君臣有義哉寬永十九年正月六日
病卒享年六十七嗚呼惜哉行將見有以其義乎

哀哉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地其鄉之源盛院
改諱圓心字道立令嗣從五位下東市正信正相
承為君之家長采地如故屢紹介請余為其碑文
余識信吉于駿府有素矣且以請請弗措故義不
克辭遂書

寬永二十一年八月日

佐河田壺齋碑銘

佐河田喜六昌俊姓高階出自高市皇子六世之

孫峯緒承和年中初賜高階姓其後省曰高其先
食邑於下野國足利莊足次卿早河田村早或作
佐故以佐河田爲氏家傳所謂正享七年二月大
將軍尊氏賜足利莊之大窪生河戶森小口四鄉
于高尾張守師業是執事師直師泰之族也貞治
四年八月義詮使高掃部助師義擊信州賊時以
高尾張五郎爲援兵逮于基氏之中營鎌倉賜手
書采地如故子孫昆弟相分采地立其家累世以
仕鎌倉而有武名鎌倉式微之時去而潦倒赴州

之佐野昌綱詩居佐河田村歷六七世至昌俊昌
俊幼往越後依長尾家將士木戶玄齋於莊內夙
夜不懈養之爲子未弱冠使昌俊聽三郡訟議辯
固當玄齋好倭歌學昌俊在側與聞焉玄齋沒其
跡絕依是昌俊赴洛陽慶長五年庚子之秋大津
攻戰之時昌俊先登合槍於壁上奮擊手傷左股其
後永井右近大夫直勝聞昌俊名招之屢眷遇焉
故從之居駿府有年矣十九年甲寅之冬大坂之
役蜂須賀阿波守奎鎮來直勝營欲攻穢多瀨議

曰九鬼長門守進兵於城側其去城幾許且自此
至城途程之數沼川之深淺使誰人往見之乎昌
俊進曰我請往視之直勝叱之昌俊頻請直勝許
之昌俊乃渡葦原沼川迫到城畔與九鬼兵互通
其言而歸詳述其程數與深淺且言曰九鬼兵相
持於彼不得至明日也直勝又叱之少焉九鬼曳
去且水陸之筭皆如昌俊言至鎮舉酒甚感勞之
元和二年丙辰直勝移家于江戸昌俊從行直勝
不祿令嗣信濃守尚政遇昌俊益渥人多敬之寬

永十年癸酉之春尚政奉台命改下野國古河
城增封城洲淀城昌俊亦自江戸相從到焉十五
年嬰恙致仕委家事于子俊甫結一第于薪里一
休蘭若之側扁曰不二榜曰默默常愛山水晨昏
煎茶優游雲林以養病軀二十年癸未八月三日
病而歿享年六十五號即外懸壺初飛鳥井亞相
雅庸來駿府見昌俊所詠之倭歌以為其中有秀
逸歸奏備後陽成院之乙覽有旨曰如此之歌
出武夫之口奇哉或問法橋昌琢曰當時能通歌

者誰歟有幾答曰鎮西有某甲坂東有昌俊由是
見之不啻聞於玄齋談于昌孫也平生所勤使然
歟且又人每問本朝近世之兵覽即善對流辯猶
如今見其餘行業難以殫述與余有久要每晤語
不覺日暮夜深也昌俊向淀余留東武雁去燕至
書信無絕一旦聞訃哀淚如泉終天之別無奈之何
秋冬之交有官事余入洛俊甫惠來寒溫已告曰
葬昌俊於山中請為之碑銘會友人文山翁頻勸
之俊甫亦屢求不已余心許之未果仲冬歸江戶

益請弗措雖曰至哀無文然義不克默遂為之辭
系之以銘銘曰

高比分派曰佐河田乃祖勵武顯名東邊至於默
默攻城爭先夷于左股猶能周旋駿府江府日夕
勉旃從主於淀恩眷懸懸漸嬰痼疾致仕次然薪
里之畔水石之前草茅一宇歌詠幾篇秋菘可茹
春茶自煎造化為慶終其天年孝子泣血交友酷
憐爰述行業後世久傳

寬永二十一年甲申 月 日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二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三目錄
碑誌下

鳥羽戀塚石誌

攝州伊勢寺碑銘

吉田了以碑銘

菅玄同碑銘

林左門墓誌銘

刑部卿法印林永喜碑銘

谷一主石誌

臧捨淵納骨堂碑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三目錄

谷一主不始

林古門墓誌銘

吉田了以孤餘

晉文同賦銘

孤結不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三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三

碑誌下

鳥羽戀塚石誌

寬永十七年代永井日向守直清而作

鳥羽戀塚者文覺為源渡妻所築也初藤盛遠躬
 彼婦而無道劫婦之母為媒徑母呼而告之婦念
 不聽則殺母不孝聽則棄夫不義噫不孝不義吾
 生不如死欲以身當之乃佯諾曰請失我夫而後
 可以從也一夕在閨新沐而臥者即是矣我聞戶
 而待之盛遠約去婦還設酒與源渡相獻酬使臥

於奧婦自沐臥閨夜闌盛遠果到斷頭持去黎明
視之則婦之首也盛遠甚哀即為僧所謂文覺是
也其後在高雄遙望埋婦之處名曰戀塚世俗所
傳蓋如此嗚呼婦孝于母義于夫節于其身雖
夫不過此也長安大昌里之節女同白之談乎秦
之懷清臺以貧淮之漂母墓以恩胡地之青塚以
怨何足比之哉曹娥之孝深水女之貞其碑其名
古今不泐此婦之名亦然乎彼之戀之者在邑耶
在節耶不可不擇也浮屠之有塔銘猶如碑碣也

銘曰

吁節婦兮惟孝惟義石可泯兮貞名不已

往歲賜長岡以為我采邑其所隸之烏羽里有
戀塚古蹟有名而無表尋其所由而知文覺之
發意聞節女之孝義不可以無表也於是刻石
築塔聊記所傳聞以垂于不朽云

攝州伊勢寺碑銘

攝州高槻城主永井日向守大江直清來武城時
有言曰吾采地本州嶋上郡伊勢寺者俗傳伊勢
舊栖也有祠有塔然古記亡失而不可知也寺傍

有村號古曾部其庭有櫻曰伊勢櫻人與花其
各相稱乎頃得一古鏡于土中安知其不為掩蓋
中之批哉按伊勢者大織冠九世之孫式部大丞
兼木工頭藤原繼蔭之女也繼蔭經歷伊勢大和
薩摩隱岐之任當其為伊勢守時誕之故號曰伊
勢初仕宇多帝中宮温子所謂七條后昭宣公之
女是也一日帝見其美召而幸之生行明親王因
為御息所醍醐帝養行明以為子任上總太守階
至一品伊勢善倭歌時人稱與躬恒貫之等相上

下焉掌記在五中將事號之伊勢物語行於世以
為祠花之艷麗宇多帝脫屣在亭子院伊勢出宮
而居桂里然出入彼院中或應命以獻歌或自詠
以捧之醍醐帝皇子著袴之時有婦人停車見山
櫻之畫屏詔使藤原少將伊衡就伊勢題其詠歌
伊衡歸奏之乃嘉之勅小野道風書其歌于屏上
七條后崩後伊勢作倭歌以哀悼之聞者皆悲其
不忘本也其平生之詠歌若干輯之為冊號伊勢
集今住持僧宗未有追遠懷舊之志而欲刻其事

于石蓋取綺語之葉為佛乘之讚是白香山之遺
意也倭歌者綺語也願余為之碑夫古之婦人有
碑也我邦蓋有之乎中華多載于古今之家集就
中曹娥饒娥之孝也溧水貞女之節也皆有碑今
伊勢以倭歌有碑乎古人曰倭歌者寫二南之風
其詩本善事父母則倭歌亦沮然所謂化不倫和
夫婦豈外求乎若夫浮屠之說非取云云也不得
已而為之銘銘曰
千古佳麗名曰伊勢仕七條后侍宇多帝花晨月

夕風前草際一心省躬六義應制行明同緣小町
異世將復其衣無感我悅

慶安四年 月 日

吉田了以碑銘

古云舟楫之利以濟不通嘗聞其語矣今有其人
也不以叟其人歟了以姓源氏其先佐佐木支族
號吉田者宇多帝之後也云爾世住江州五代祖
德春來城州嵯峨因家焉其所居乃角藏地也洛

四隅各有官倉在焉曰角藏語在沙門石夢窓天
龍寺圖記中德春子宗林宗林子宗忠皆潤屋也
而住室町將家宗忠子宗桂薙髮遊天龍蘭若嘗
學醫術一旦從僧良策彥逾溟渤赴大明明人或
稱宗桂號意庵蓋取諸醫者意也之義遷于本邦
其業益進娶中村氏以天文二十二年甲寅某月
某日生了以諱光好小字與七後改名了以性嗜
工役嘗雖志萃仕而未肯事信長秀吉矣及于
前大相國源君之治世也而初出奉拜謁焉慶長

九年甲辰了以往作州和計河見無船以為凡百
川皆可以通舟乃歸嵯峨泝大井川至丹波保津
見其路自謂雖多湍石而可行舟翌年乙巳遣其
子玄之于東武以請之 台命謂自古所未通舟
今欲通開是二州之幸也宜早為之丙午春三月
了以初浚大井河其所有大石以輓轆索牽之石
在河中則構浮樓以鐵棒銳頭長三尺周二尺柄
長二丈許繫繩使數十餘人挽扛而徑投下之石
悉碎散石出水面則烈火燒碎焉河廣而淺者能

石而狹其河深其水又所有瀑者鑿其上與下流
準平之速秋八月役功成先是編筏纒流而已於
是舟丹波世喜邑到嵯峨舟初通五穀鹽鐵材石
等多載漕民得其利因造宅河邊居焉玄之嗣焉
子嚴昭受傳之玄之能書且問儒風於惺窩藤先
生有年矣一旦招先生遊于河上奇石激湍甚
多請先生多改舊號其白浪揚如散花者號浪花
限舊名大瀨其齊汨環石者號觀瀾盤陀有石相距可
二十丈猿抱子飛超其間者號叫猿峽舊名猿飛東有

山岩高峻有棲鷲之危巢者號雁鳥巢石壁斗絕貌
如万卷堆者號群書岩舊名出合此處有石似門廣五
丈高百餘尺者號石門關有湍急流舩行如飛號
鳥船灘舊名鷲川灘降於水尾世傳清和帝嘗來觀魚
于此焉岸有山岩高可五十丈其下水平衡如水
戴山取山下出泉蒙之義號曰蒙山皆有倭歌在
其家集惺窩坊遊觀止此焉復有石方三文許其
面如鏡從尋於水崖號鏡石又有浮田神祠世傳蒙
古之世丹波國皆瀨也其水赤故曰丹波大山昨

丹波國志卷之四

神穿浮田次其湖於是丹波水枯為土乃建祠而
祭之以鋤為神之主此神即是松尾大神也下此
則愛宕龜山在左嵐山在右其勝區不可枚數十
二年春了以奉 鈞命通無於富士川自駿州若
淵挽舟到甲府山峽洞民未嘗見有舟皆驚曰非
魚而走水恠哉恠哉與胡人不知舟何以異哉此
川最峻甚於嵯峨然漕無通行州民大悅十二年
又命了以試自信州諏訪到遠州掛塚可通舟天
龍河否了以錐即漕盪然無所用故至今舟少方

是之時營大佛殿于洛東大木巨材甚勞挽牽了
以請循河而運之乃聽之於是自伏見里洛之河
沂而挈焉了以見伏見地卑於大佛殿基可六丈
即壞其高為堤於甲處若河曲處置轆轤引起復
浮水水平如地先是呼許呼邪者五十憂之乃半
難之於是水運不勞力不日材木悉達人皆奇之
十六年了以請行舟鴨河乃聽之因自伏見河漕
無遡上流達于二條至今有數百艘遂構家河傍
使玄之居之玄之居玄德廟焉十九年富士河壅

嶮舟不能行 鈞命召了以有病玄之代行治水
又能通舟三月始役七月成之聞了以病急告假
玄之未入洛先二日了以歿實慶長十九年秋七
月十一日也時六十一歲此年夏營大悲閣于嵐
山山高二十丈許壁立谷深右有瀑布前有龜山
而直視洛中河水流於龜嵐之際舟楫之來去居
然可見矣其疾病時謂曰須作我肖像置閣側捲
巨綱為座墊為杖而建石誌玄之等從其遺教玄
之錄其事以寄余讀為之記件件如右昔白圭之

治水以隣國為壑張湯之漕褒斜嶮巖不能通今
了以疏大井河瀾鴨水尖富士川凡其所排通
開則舟能行不臭其載人皆利之與白圭張湯所
為大異矣所謂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者不在茲乎
宜哉垂裕後昆余與玄之執交久矣故應其請書
焉且旌之以銘其詞曰
排巨川兮舟楫通浮鴨水兮梁如虹矧復觀富士
河兮有成功慕其錫玄圭兮笑彼化黃熊嵐山之
上兮名不朽而無窮
寬永六年冬五月 日

管玄同碑銘

昔人有云漢祖忌栢人而全福征南惡彭亡而以
生災豈幾慮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乎由是類而
推之則七首筑鈿不能中入其期數然乎魚力暗
矢亦能害人豈幾慮不至乎一盈一虛者天之時
也一治一亂者世之運也禍福倚伏者人之變也
吾於玄同蓋有所感且嘆焉其遇逢蒙而不遇鉏
麇也哀哉玄同已歿其弟仲菴了上屢請余誌其
事且寄以玄同平生數件其言曰玄同管氏其號

曰得菴字子德播州飾磨郡蒲田人也父曰道西
移居姬路慶長六年辛丑道西登洛使玄同往備
之前洲岡山居三歲及九年甲辰玄同亦來洛時
歲二十四就大醫玄朝學醫術歲餘載酒來問字
於余余爲之講說諸書品藻人物余少玄同二歲交
遊有日矣一旦相共招老浮屠乘阿聽其誦源氏
物語乘阿者所謂三條家者流倭歌學有所自也
至第十六卷余有事不果玄同後猶往聽焉十三
年戊申余再遊駿府玄同初謁惺齋先生負笈往

還其家富嗜書或市或寫每歲蕃舶載來群書及
魁本乃至倭語書等大抵搜索而聚之殆及數千
萬卷寅酉從事于書繞莖莖不倦於是玄同爲人
招之故解說者往往有之讀論語于松平尚舍奉
御于本多甲州太守解老子于左門戶田氏說大
學尚書胡傳通鑑于菅沼織染令不知其幾若干
座也而或一二章或數十段有終篇有不終篇云
玄同見惺窩後棄醫學慕儒風掌丁母喪而悲歌
余和而悼焉惺窩賡而慰之諸友吊者衆矣其書室

曰生白蓋取諸南華瞻彼闕者之語惺窩爲倭歌
并序贈之玄同揭而常視當時醫家小生來學者
不少玄同爲之教授平素雖不筮仕而名聞於朝
廷暨于遠方人或爲之先容則往見封君牧宰者
亦有之防州牧源君治京兆玄同同時時往候君聞
其言談善過之因撰誓古錄以呈之又有二鈔曰
忠鏡錄依本多濃使君之求焉皆一小冊加寫倭訓
便於初學其餘著述率此類也寬永三年丙寅道
西嬰疾日久玄同侍側日夜不釋衣帶湯藥必自

嘗而後進疾有少間其孝可觀焉五年戊辰六月十四日道西舊病未瘳玄同晨省而歸是日祇園祭祀也家人皆往觀玄同獨留假寐環堵盜潛來狙刺玄同遂絕時歲四十八嗚呼命哉聞者皆驚且哀乃捕盜告官下獄磔裂之以徇于道路見者多莫不惡之者賊既就戮訖於是葬玄同城北山賀茂正傳寺內某地某處玄同有子二男二女長曰子足時纔八歲次曰某最幼其女皆當為宜人焉玄同出入惺窩之門凡十有二年與余相識二

十餘年其間余自駿歸洛自洛赴東武每余在洛玄同來問余亦時過堂講通鑑綱目則應玄同之求也其餘設講筵時玄同常預聽余在武聞其計不覺淚下嗚呼此人逢此不祥何也禍福前定乎期數不能免乎窮則變變則通若是之人之後奈何可不通亨哉強為善而已矣奈命何哉了卜請余記不已於是遂書以垂不朽銘曰

嗚呼生白兮居子言禱之室萬軸牙籤兮常卷舒而佔畢何曼夫不吊兮惡鼠盜之狂猶惟勉強而

為善乎天道其不可必嗚呼子德乎雖死猶生之日

寬永八年辛未仲夏日

林左門墓誌銘

子死不哭乃豺狼也不然虎狼有仁父子相親况於人乎於乎叔勝先我而歿悲哉孔門之無柳顏路之請車卜家之喪明延慶之三號古猶有之于今亦然我子左門姓勝氏林諱叔勝字敬吉產于

駿府長于洛陽殂于東武為兒不戲謔父母之命無不聽焉八歲始讀大學既而論孟中庸通習焉十歲我口授春秋左傳若干卷一過能誦於是兼讀五經十一歲遊東山讀唐詩蘇黃詩集及古文等又閱我家藏群書類涉獵歷代之編年實錄通鑒綱目泊楚辭文選李杜韓柳之集且本朝之書純國俗演史小說之類殆窺見焉十四五歲讀濂洛關閩性理之書暨薛氏讀書錄有志于儒學尊孔孟敬程朱常排異端不好象山陽明之言行

夜孳孳從事於札案之間未曾見如世間童兒之
 誇疾走也我久遊宦于東武叔勝留在洛時時作
 簡作詩以寄之而求點竄我每得之以抵金玉天
 性之愛可以見焉冬十一月偶謁防州太守板倉
 公公聞其名出筆硯試需其詩時庭際松間有雪
 叔勝即座賦絕句寫其景以呈之公賞歎之蓋其
 心欲勉勵叔勝也洛人無不知之十六歲冬十月
 叔勝自洛來東武省觀我雖奉晨昏於萬里不能
 過也我常恐叔勝之多病於是勸之藥療叔勝亦

能讀焉一夕試令講大學章句早通文義我喜而
 不寐十七歲讀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外傳於
 東武之家塾我屢試義以試之叔勝作為文章
 而答議論尤正時我偶應人求講周易傳義及南
 華口義叔勝在側聞講如也叔勝代我聚諸生講
 孟子有日矣我壁後聞之欣然自負以為我有是
 子我死不恨焉今茲夏五月令叔勝往洛九相津
 溫泉蓋為養癸也六月六日歸自溫泉臥病不起
 醫藥無驗大漸弥留我雖刻意竭力無加之何我

默禱昊天土與國神只願起死回生也叔勝謂
我曰今疾如此是又不孝乎我慰之曰疾病雖聖
賢不能免也何為不孝哉只心氣閉塞可能自保
既而稀粥不進形氣不足我終夜竟日萬方求之
不得救也十七日謂我曰叔勝自幼粗讀書欲揚
名於世然今疾病甚急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吾氣
猶正吾死請擇一幼弟以教養之無子孫則非善
事也我聞雖惻之不覺淚下也少焉又曰吾死勿
用浮屠禮儀又謂我曰曾子易簣者何謂哉我對

曰語在禮記而今只宜平氣以安寢莫憶多事叔
勝曰唯望如其易簣而得正可也我聞不堪悲哀
乃退倚柱以候之叔勝召左右而告別且遺其教
十八日叔勝執我手撫我肩以然慕先是左右語
曰母堂在洛若令在焉則須有特賴叔勝曰非不
思也而父在吾何他求哉叔勝初嬰病聞乃祖寢
疾於洛甚憂之每求喜來問叔勝疾叔勝必訪乃
祖如何其孝心可見焉十九日朝叔勝召我曰疇
昔夢石鼓在吾足故今見石鼓文昌黎集其卷東

披集其卷有之乃命侍側者開其卷蓋其足腫重
 故夢石鼓與我欲不勞彼心即目左右以徹去其
 書頃之末喜來訪叔勝問曰吾祖如何對曰今晨
 人自洛來曰無以異叔勝曰嬉嬉其聲漸噉末喜
 退出我終不離其傍叔勝屢見我既而不言日將
 午乃暝於乎悲哉叔勝年纔十七歲時寬末六年
 己巳夏六月十九日也於乎痛哉命矣哉我哭而
 慟歛畢僦管下海禪寺內一小丘以葬之我弟東
 舟我友靈齋徹齋共往監之會喪者衆助之者脇

淡牧竹丹牧等也我披明衣供薄奠燒香灌酒以
 誦祭文祠后土焚楮幣而告之啼哭不能止左右
 扶而去之或刈牧賜賜或贈香資皆謝而不受其
 餘俟牧貴勝吊者甚多人皆惜焉况我情所鍾乎
 嗚呼哀哉悼哉於是命工削石築方墳高三尺徑
 五尺五寸環龜而堆立碣于其上以表之象圓首
 方跌也其樊用栗柱六十株立而貫列銳其末且
 鎖鑰其所出入焉嗚呼悲哉題碣曰於乎林左門
 之墓其銘曰

吁噫我之子天不假之年兮今我強仕如七死生
何為後先兮誰使我未歎哉勞我者其天兮
寬永六年歲次己巳夏六月日

刑部卿法印林末喜碑銘

今茲仲秋十九日吾同胞末喜沒於東武年五十
四於年哀哉藟藟于先聖殿之北隅不用異教也
初諱信澄後改末喜自號東舟晚梅樽墩天正乙
酉產于洛陽慶長戊申始來駿城執贄而拜乃奉

旨赴東武筮仕 柳營屢承顧問既而受屋宅
甲寅乙卯難波之役從函簿之後元和丙辰蒙
命與台嶠僧正俱入洛就板倉拾遺談菊亭右相
以告群卿奏議 先君神謚聞 詔東歸眷遇日
厚而就封戶會府廳牒許官事及神祇浮屠事每
廟其席故舉世識其名寬永丙寅季秋 行幸二
條城有敷奏取捨則末喜或側聞焉時 勅賜宋
朝類苑一部及綿數十純己巳夏下父憂告暇赴
洛忌畢而歸臘晦任刑部卿法印辛未歲 管內

弗豫近侍日久加其食祿明年孟春聞國道密八
音有事于三緣山昏論其議時余與末喜亦預焉
季冬江戶鬱收末喜罹池魚於是改賜宅地領白
銀一百鎰乙亥春有命示十九條制法于群國
其討論脩飾使吾兄弟有得聞丙子冬朝鮮來貢
其禮及回簡與余共或考之或草之末喜自幼讀
書從余講磨道學之暇作詩屬文嘗見惺窩術業
益進且問倭歌于弓治者以窺秘蘊凡倭唐群書
無不涉獵每有咨詢不為無補於是聞訃者皆嘆

惜焉於乎哀哉長子信貞早沒次子末甫纒踰弱
冠泣血立碑余叙其事系之以銘銘曰
於乎菊花發兮棣枝連生乎吾後兮死乎吾前孰
界才兮奪年噫命矣兮人歟果天歟
寬永十五年戊寅冬十一月日
孝子永甫立

谷一主石誌
谷一主之親族因我所識者共來謁乃請曰一主

越之後州頸城郡之產也姓藤原氏富貴後更爲
谷號谷傳左衛門尉自稱逝水子父一成母細川
氏一成仕于州主羽柴左金吾秀治一主幼志于
文字元和七年一主歲十六詣武州江戸筮仕忠
宗君是奧州黃門政宗卿之家督也常陪其側屢
蒙眷遇久之吏聽州獄時一主亦預焉賜采地於
州之栗原郡有賀邑寬永九年奉謁黃門有旨令
繙經典且忠宗君之玉胤越牧光宗君始讀書使
一主爲之句讀一且逮其不幸一主哀慕之餘歎

唱薤露聞者彌進悼焉一主每有暇學兵法同僚
皆知之慶安二年嬰風疾孟秋二十九日歿年僅
四十四有兒曰孫太郎生三歲旣而葬一主於州
之國分郡仙臺郭之覺範寺聊擬儒家禮而不用
僧儀也從其志也其采食乃賜于其兒一主病間
曰嘗執贄于先生得聞聲言數矣想其不忘乎僕
死則冀請先生之片言巨筆以誌之何賜加焉且
所識者亦言鳥之鳴也哀矣人而不如鳥乎古人
有恨別而驚心者歟所請先生之有林刺也強之

弗措先生聞之不能不有中節之哀愍遂書以與
之

憾鎗淵納骨堂碑

日光山中有淵潭世稱不動明王來現處也故採
其種字號憾鎗淵誠是勝地靈區也先是東照宮
背後深奧之處有納骨堂慈眼大師為畏神威毀
除之既而大師遺教曰我沒後宜再建此堂未暇
相攸漸歷數歲方今尊敬法親王有可以營堂於

憾鎗淵幽處之旨且大師之衆徒等為過去萬靈
為自已菩提彫石地藏若干軀造立淵畔淵畔有
巨石方八尺許鑿開之以納新舊之骨乃立碑於
此石上以記其所由願以此功德骨化為水精乎
為寶石乎為珠玉乎與不動地藏分其骨乎抑果
與佛舍利相共同乎骨已如此則其群靈或上天
或成佛以可證之乎法親王繼大師之志受大師
之緒以為此舉以納萬骨不亦宜乎若夫葬枯骨
則聖王之德也掩骼埋胔則孟春之政令也是雖

非^ス今^ノ之談聊^カ併^セ言^フ之而已

此碑酒并讚岐守為尊敬法親主紹价求之
固辭不肯強請不止故不能默以作之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三終

